

漢語語境下的唐代景教上帝論

臧傳海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山東神學院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開放、宗教交流頻繁的時期。基督教從波斯等地傳入中國，與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景教，並且留下了珍貴的景教文獻。本文將圍繞這些文獻，構建出唐代景教時期的上帝論內容。景教在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基礎上，不斷地轉化或融合其他文化或宗教觀念，如將「上帝」譯為「天尊」、「師帝」、「匠帝」等等。

這些融合與互動使得唐代景教上帝論在漢語語境下展現出獨特的內涵。

一、「獨一神」思想

「獨一神」思想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也是摩西對以色列百姓的核心教導，「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申 6:4）在早期景教文獻《一神論》中，表述了同樣的觀點：「天地唯有一神，更無二亦無三。」在《序聽迷詩所經》的「十事」中，「第一種先事天尊」，這便是《聖經》「十誡」中的第一條誡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在後期景教文獻《大秦景教宣元本經》中，更是用「匠帝」一詞表達出獨一神的思想。^[1]關於「獨一神」思想的闡述，最集中地出現在《一神論》中，並且以智慧傳統的方式表達了出來。

摘要：本文圍繞唐代景教文獻，構建出唐代景教時期的上帝論內容。唐代景教對上帝的闡釋非常豐富，不僅使用《聖經》中智慧傳統來論證「獨一神」思想，在闡釋「三一神」觀念時，更是會通儒家、佛教、道家文化而形成中國化的「三一」詮釋形態。景教闡述上帝時用語言簡意賅，重點並不在「邏各斯-存在」意義上的論證，而是努力在漢語語境下用不同方式將上帝的「意」表達出來。在理解上帝創造觀時，「舉意即成」的表達更是具有鮮明的中國化神學色彩。

關鍵詞：景教；上帝論；獨一神；三一神；舉意即成

認識神

通過觀察宇宙萬物獲得對造物主的認識是智慧傳統的重要主題。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 19:1）保羅在《羅馬書》中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

推諉。」（羅 1:19-20）《一神論》開宗明義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萬物見一神，一切萬物，既是一神，一切所作若見。」文中又以多組比喻論證一神的存在，並以人的身體、魂魄及神識之間的關係，說明一神之存在的可見性，又以人之身體有魂魄與神識為例，說明一神其可知卻又不可見性。上帝存在於世界，其存在是可識的，卻又無形而不可看見。^[2]「天尊處天下，有者並可見，亦有無可見。」《一神論》憑藉智慧傳統，通過對萬物的洞察來論證神的存在，並以「見與不見」的二重性來闡釋對獨一神的認識。

神的主權

上帝統管萬有的主權是智慧傳統的又一重要主題。「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 24:1）「他以黑暗為藏身之處，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詩篇 18:11）《一神論》用「一神之力」描述上帝的創造，藉此彰顯上帝的主權。「故天地並是一神之力，天不墮落，故知一神妙力，不可窮盡。其神力無餘神，唯獨一神。」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寫到，「於諸帝中為帝師，於諸世尊為法皇。」正如《申命記》中稱耶和華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參申 10:17）上帝統管萬有的主權昭示了宇宙中只有「獨一神」，在漢語語境下展示出獨特的意涵。

敬畏神

「敬畏神」是智慧傳統的中心主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一神論》認為上帝創造萬物，又護理世界，所以宇宙萬物都當榮耀神，敬畏神。「於一切天下，有數種，一與二皆須似一神，一共彼惣一神所作，育養成就，皆須禮拜。」又說，「唯事一神天尊，禮拜一神，一取一神進止。」「是故一神始末，願惣（總）成聖。」由此可見，唐代景教不僅繼承了《聖經》中敬畏神的傳統，並且在漢語語境下注入了新的理解，如用「禮拜」、「禮敬」（來自「不解禮敬一神」之語）、「成聖」等詞來闡釋敬畏神的含義。「聖」是儒家詞語，在《一神論》中出現了 15 次。《孟子·盡心篇》講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一神論》中有 10 次提到「聖化」。^[3]在漢語語境下，以「成聖」與「聖化」理解神人關係，漸漸發展為「神化」來格義東方教會救贖理論，不僅如此，「成聖」早已成為基督教救贖理論中的關鍵術語。

綜上所述，獨一神思想主要論述於《一神論》中。在《序聽迷詩所經》中，以「事天尊」來闡釋獨一神思想，文中批判一切敬拜假神偶像的行為。儘管景教在闡釋「獨一神」思想時，採用了儒家、佛教、道家的語言進行格義，但卻始終保持著基督教的獨特信仰理解。唐代景教通過這種轉化和融合，使得「獨一神」思想在漢語語境下產生了新的理解。

二、「三一神」觀念

「三一神」的信仰教義是基督教區別於其他一切宗教的根本觀念，也可以說是最難理解的

信仰觀念。在眾多唐代景教文獻中，都可以看到「三一神」的觀念，然而在不同的文獻中，對此觀念的格義卻很不同。對於三個位格的名稱，景教文獻中有幾種主要不同的表述^[4]：（1）天尊、世尊、淨風（光）。（《一神論》）（2）慈父、明子（聖子、普尊）、淨風王。（《景教三威蒙度讚》《一神論》）（3）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三一淨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4）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施訶、證身盧訶甯俱沙。（《尊經》）由此可見，景教在闡釋「三一神」觀念時，轉化並融合了儒家、佛教、道家的語彙和觀念，並最終形成了唐代景教對「三一神」的多樣化理解。

會儒的「三一」

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學者一般都認為「三威」就是指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三才慈父阿羅訶」，「三才」，便是儒家詞彙，其在《易·說卦》中原指天、地、人三才；「慈父」是《聖經》與儒家裡共有的表達。「於諸帝中為師帝」，作者用「諸帝」來喻眾神，並仿儒家語彙造詞「師帝」來特指父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寫到，「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真主」，來源於儒教，本義為封建社會所謂的真命天子，也泛指賢明道德皇帝，這裡用真主來指上帝。無元真主，汪維藩把它注釋為「自有之真主宰」。^[5]在《尊經》中，作者用「皇父」與「皇子」這一向來為中國古代臣民對最高統治者及其接位者的特定稱謂來闡釋聖父與耶穌。^[6]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用儒家詞彙「大師」、「大聖」等詞來稱呼上帝，用「聖主」來指耶穌，又仿儒家造詞「明子」、「聖子」來稱耶穌，並造詞「淨風王」這一儒家特徵用語來指稱聖靈。

會佛的「三一」

唐代景教在闡釋「三一神」觀念時，也借用了佛教用語和觀念。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於諸世尊為法皇」，「世尊」，原指對佛陀的尊敬，這裡借用來比喻眾神。「法皇」是景教仿詞來指上帝，文獻又用「法王」，並造詞「大聖普尊」來指稱耶穌。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中，「分身出代，救度無邊。」「分身」，原是佛教用語，

這裡特指道成肉身的耶穌。在後期文獻《尊經》中，「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施訶，證身盧訶甯俱沙，已上三身同歸一體。」文獻融合了儒家「皇父」、「皇子」的敘述外，又仿照了佛教的「三身」（法身、報身、應身）之說，用來闡釋景教的「三一神」觀念，「身」即聚集之義，作者用「妙身」來指代聖父，用「應身」來指代耶穌，用「證身」來指代聖靈。其中，除「應身」為佛教原用語，「妙身」和「證身」都是景教仿詞，景教「三身」之說法雖與佛教相似，但卻別有基督教獨有的信仰內涵，不可以輕忽唐代景教對「三一神」觀念格義上所作的努力。

會道的「三一」

唐代景教在理解「三一神」觀念時，特別受到道家及道教文化的影響。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中提到，「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老子在《道德經》中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顯然，在理解「三一」之名時，景教與老子的思路相同，採用了否定方式。這樣的理解不僅區別於希臘哲學「存在與思維同一」的路徑，而且也繼承了東方教父思想中否定神學之路徑。景教的否定神學與道家文化會通，便創造出漢語語境下新思路，比如用「得意忘言」的思路來領悟「三一神」觀念。此外，《序聽迷詩所經》用「天尊」稱呼上帝，「在於眾生，無人得見天尊。……人人帶天尊氣，始得存活」，「天尊」，原來自道教詞彙。在《大秦景教宣元本經》中又仿道教造詞「太阿羅訶」，正如道教最高最尊之神的名前常冠以「太上」二字，以示尊崇。^[7]

景教詞彙釋「三一」

唐代景教在翻譯與闡釋「三一神」觀念時，創造了許多景教詞彙。「阿羅訶」是希伯來文 *Elohim* 的音譯，佛教雖有阿羅漢名，兩者卻不可相混。「彌施訶」是敘利亞文彌賽亞的音譯。景教又音譯「囉嵇」、「盧訶甯俱沙」來指聖靈，這些都是 *rukha*（靈）的音譯。《志玄安樂經》中提到「囉嵇」，「暨因緣初，累積無邊，囉嵇浼福」。在景教的譯詞中，又用「風」、「涼風」、「淨風」來指聖靈。如朱維之所評述的，聖靈只有在《序聽迷詩所

經》中譯為「涼風」，這是因為最初翻譯者誤以為「清涼之風」代替「聖潔之風」，後來發現錯誤，便在《一神論》裡改為「淨風」了。「淨風」，即「聖淨之風」。聶志軍評價說，「淨風」在漢語語境中是全新的詞語，且被作為神學術語來使用。^[8]

唐代景教在理解和闡釋「三一神」方面做了許多努力，通過與儒家、佛教、道家的會通，提出了不同角度的「三一」理解和詮釋。景教對於「三一神」觀念的多樣化理解，並未展開充分論證，更多是在「詞無繁說，理有忘筌」的原則下展開敘述。因此，不好對景教觀點是否正確做出過分評價，同其它「三一神」詮釋理論一樣，都要在象徵神學層面上來理解才不至於走極端。在景教研究中，學者們常常關注景教作為外來宗教的傳教活動，因此把傳教結果視為評判的最重要標準，但從神學視角來研究景教卻未必然。景教在闡釋教義時，是否過於依附「三教」，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見解；然而，無論如何不可以輕忽景教在闡釋教義中所做出的努力，在漢語語境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景教「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的中國化努力和貢獻。

三、上帝的屬性

景教文獻講到了上帝諸多的屬性。這些闡述散見於不同的文獻裡，在漢語語境下，以中國化的方式表達出來。

上帝的慈愛

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多次將上帝翻譯為慈父。「三才慈父阿羅訶」，「我歎慈父海藏慈」。又稱上帝是眾善的根本，「惟獨不轉儼然存，眾善根本復無極。」上帝的慈愛在護理與救贖中得到完美展現，「大師能為普救度。大師慧力助諸羸，諸目瞻仰不暫移；復與枯焦降甘露，所有蒙潤善根滋」。在《大秦景教宣元本經》中提到上帝的救贖，「唯靈或異，積昧亡途。是故以善教之，以平治之，以慈救之。」

上帝的妙力

《一神論》提到上帝的神妙之力。「知是一神之力，故天得獨立。」「獨此神力，能別同而同，別異而以。此神力不用人力，自然成就，皆是一神



之力。」舊約以賽亞先知也有相似的論述，「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賽 40:26）

上帝的聖潔

《大秦景教宣元本經》開篇寫到，「清淨阿羅訶，清淨大威力，清淨……」這種描述對應著敘利亞東方教會使用的禮儀聖事，「清淨」即聖潔之意。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也提到上帝的聖潔，「大師是我等聖主」，又說，「惟獨絕凝清淨德，惟獨神威無等力。」徐曉鴻牧師將其理解為上帝的完全聖潔，毫無瑕疵；威榮大能無與倫比。^[9]

上帝的全知

《一神論》提到上帝的全知，「神知，若知亦無此天下知。雖兩共先，此處知，亦彼天下知，更在後，亦如在，亦如在先作。胎中不住，所以知在先母胎中生。」《詩篇》中說，「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詩 139:13）」兩者都從預知的角度表述了上帝全知的屬性。

上帝的超越性

《一神論》描述上帝是超越時空的存在。「此一神，因此既無接界，亦無起作。一切所有天下，亦無接界，亦無起作，亦無住所，亦無時節。」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中，作者讚美上帝說，「常居妙明無畔界，光威盡察有界疆；自始無人嘗得見，復以色見不可相。」又說，「難尋無及正真常」，上帝的正義、真理和永恆是人類無法測度也無法達到的！

上帝的自足性

《一神論》闡釋了上帝的自足性。「天下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在天下，無求請天下。」又說，「喻如善響自在，故自然還自應，一神圓滿自在，故自然法教具足，勝於諸天子。」《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則會通道家文化來闡釋上帝的自足性，「唯匠帝不虧不盈、不濁不清、保任真空，長存不易。」

唐代景教雖然重視對上帝的闡釋，卻並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儘管景教講述上帝的屬性散見於不同的文獻，但幾乎涵蓋了所有與上帝相

關的重要屬性。此外，景教似乎沒有把上帝屬性視為邏輯或學術上的問題，而是以此來學習怎樣讚美與崇拜上帝。總之，唐代景教在漢語語境下，對上帝屬性所作的格義詮釋，為當代基督教神學中國化提供了很多啟發。

四、上帝的創造

唐代景教對上帝創造的闡述極其豐富，並主要通過創造來詮釋上帝。不同於其他文化或宗教對創造的敘述，景教站在基督教基本信仰基礎上，融合了中國文化，在漢語語境下將其表達出來。

玄化匠帝

《大秦景教宣元本經》用「玄化匠帝」來說明萬有本源之真諦，「宣玄化匠帝，真常無元」。萬物都是由匠帝創造，「諸所造化，靡不依由，故號玄化匠帝，無覺空皇」，「太阿羅訶開無開異」，文中亦對匠帝有所描述：「唯匠帝不虧不盈、不濁不清、保任真空，長存不易。」劉康樂認為景教的「匠帝」概念，正如佛教的真如和道教的道體，都具有世界本體的意味。^[10]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注意到其中的不同之處。早期基督教教父通過強調「創造主與被造物的嚴格區分」來論證上帝的本質，從而論證耶穌、聖靈是上帝的存在。在漢語語境下，景教對「匠帝」的描述雖然用了佛教和道教的語彙，然而這些語彙在佛教和道教語境下並不含有「造物主與被造物嚴格區分」的含義，所以景教的「匠帝」概念更應該放在基督教基本信仰義理下進行理解。

創造救贖

《大秦景教宣元本經》講述匠帝不僅創造萬物，並且護理世界。「無界向無，無像無法，所觀無界無邊，獨唯自在；善治無方，鎮位無際，妙制周臨，物象咸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對創造有更詳細地闡述，「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動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天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當人犯罪後，上帝又賜下救贖。「唯靈或異，積昧亡途。是故以善教之，以平治之，以慈救之。」上帝

的救贖也可以理解為再造，即萬物都要回轉向上帝，「人元真性蒙依止」，（《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又如《一神論》所表達的，「一神始末，願忽成聖」。

舉意即成

上帝從無中創造萬有，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此教義在基督教希臘化時期常受到理念論或流溢說的挑戰；在漢語語境下，唐代景教用「舉意即成」來表達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舉意即成」出自文獻《一神論》，「舉意即成，……天地並一神所作，由此處分。神力意度如風，不是肉身亦神識，神力所遣，神力所喚，物當得知。」景教用「意」來闡述上帝的創造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至今尚未被基督教充分認識。《創世記》描述上帝以語言創造萬物，「上帝說要有……就有了……」，希臘化神學也走了「存在與思維同一」的邏各斯路徑；然而，西方基督教神學似乎忽視了「上帝說要有……」中的「要」的語氣，也未曾很好地理解《創世記》中反復出現的「上帝看……是好的」，以及在造人之前上帝的「對話」，這些被忽視的信息似乎暗示了上帝也以「像」觀萬物，而不僅以「言」定萬物。此外，景教「神力」概念似乎與東方教會「神能」(energeia of God) 概念相似。景教用「舉意即成」來詮釋上帝的創造，為基督教理解上帝拓展了新的思路，其中充滿了「得意忘言」的中國化神學智慧。

五、結語

唐代景教對上帝的闡釋非常豐富，不僅使用《聖經》中智慧傳統來論證「獨一神」思想，在闡釋「三一神」觀念時，更是會通儒家、佛教、道家文化而形成中國化的「三一」詮釋形態。「強名言兮演三一」，唐代景教對「三一神」的詮釋不同於西方的論證邏輯，而是以「得意忘言」的中國化方式來展開，「詳其教旨，玄妙自然；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唐代景教闡述上帝時用語言簡意賅，重點並不在「邏各斯 - 存在」意義上的論證，而是努力在漢語語境下用不同方式將上帝的「意」表達出

來。在理解上帝創造觀時，「舉意即成」的表達更是具有鮮明的中國化神學色彩。

[1] 劉康樂：〈漢語語境下的唐代景教創造論〉，（引自鳳凰網：https://fo.ifeng.com/special/disijiefo-jiaoyujidujiaoyantaohui/yuanqiyuchuangzao/detail_2013_05/22/25596876_0.shtml）日期：2024年3月。

[2] 吳昶興編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新北：華宣出版，2015年），第76頁。

[3]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2頁。

[4] 同注[1]。

[5] 同注[3]，第258頁。

[6] 孫景堯：〈成在此，敗在此：解讀唐代景教文獻的啟示〉，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第76頁。

[7] 同注[3]，第296頁。

[8] 同注[3]，第284頁。

[9] 徐曉鴻：《唐代景教文獻與碑銘釋義》（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4頁。

[10] 同注[1]。

The Concept of Go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Nestorian Christianity

Zang Chuanhai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Shandong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storian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Go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Nestorian Christianity had a rich interpretation of God, not only using the wisdom tradition from the Bible to argue the concept of monotheism, but als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o form a Chine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inity. When discussing God, Nestorian Christianity used concise language, with the main focus not on the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of the “Logos-Existence” but on different ways to express the “iconography” of God with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ontext. The expression “iconography to realiza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God’s creation also shows a distinctively Chinese theological color.

Key Words: Nestorian Christianity, concept of God, monotheism, trinity, “iconography to realization”